

梁寒操先生講

(編專二)

專題  
講演  
宣傳之研究

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訓練班編印

三十三年四月



MG  
G241.1  
8

# 宣傳之研究 目錄

梁寒操

- 一、宣傳之歷史研究及其定義
- 二、宣傳之科學研究
- 三、宣傳之哲學研究
- 四、宣傳原則的確立
- 五、宣傳者的修養

宣傳之研究 目錄



3 1799 1966 1

## 宣傳之研究

凡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都應該對宣傳一事加以研究。因為我們的黨是二個革命黨而每一個革命黨員都負有爲黨的主義而宣傳的責任。本黨的黨義和範圍都很廣泛，完全天然是提倡一些要點便利諸位研究而已。

### 一 宣傳之歷史研究及其定義

宣傳一事是古已有之的。從歷史上考察，古代的政治，學術，宗教各方面都無不有宣傳的作用。以言政治宣傳，如秦誓，就是武王伐紂的一篇政治性的宣傳文告。裏面敘述商紂的罪惡，爲甚麼要討伐他的理由最後還有幾句宗教上的話，說上帝一定幫助他，打倒暴戾專制的窮兇。當時還沒有印刷術，宣傳當然還不廣，不過也可以證明他們會運用宣傳，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至於學術方面的宣傳，在春秋戰國時代，如孔子，孟子，墨子這一班人，都是囿於宣傳的人。所謂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當時游說之風至盛，而王室貴冑，如孟嘗，信陵，春申，平原四公子，皆以好士見稱於世，諸子百家便乘風而起，周游天下，目的不外宣傳自己的見解，希望有權的人採用其主張。他們的理想與主張，不僅廣播於當代列國間，且都會齊之竹



帛，流傳後世。

再說宗教的宣傳，史乘所載，亦屢見不鮮。例如佛教，它在世界流傳最廣，歷史最長，實是宣傳最有力的一個團體。他們有所謂三施，即財施，法施，無畏施。財施是以財與人，解人困厄；法施是以道與人，使大解脫；無畏施是助人去畏懼心，使登彼岸。戴季陶先生曾說過，佛教就是一個很嚴密的宣傳團體，他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之說。人剝除了親父，親母，毀羅漢者外都有一點善根，祇與這點善根不滅，佛都要超渡他，把他取過來。今日說德來比喻，佛就是領袖，法就是主義，僧（僧伽）就是組織，這是宗教的宣傳。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人類早就知道宣傳的效力與運用。至於宣傳之廣大應用，却是近代的事情。現在任何國家都把宣傳當作最有力量的一種武器了。

宣傳的英譯是 Propaganda，從其語根研究，為草木蕃殖之義，引申為由小變大，向外延展之義。十七世紀時天主教教皇阿品八世，曾經組織了一個宗教信仰宣傳委員會，這可說是最早的宣傳機構。這個名詞的訂定是很有意思的。他們認為「宗教等於播種」，種子播在地上，勤加灌溉，便可以開花結果，把宗教的道理宣傳到人們心坎裏，也等於播種一樣，可以使種子在全人類心中一天天長大。

到了十九世紀，宣傳更逐漸為人類所重視，尤其是在革命政黨中，成為最重要的利器，

他們昧手空拳，要推翻統治者，便祇有利用宣傳，鼓動民衆。馬克斯便主張以宣傳爲工具，他的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國際宣傳，第一，第二國際，以至去年解散的第三國際，都是一種國際性的宣傳機構。

鐵血宰相俾士麥可說是最能理解宣傳的效用與力量的，當他圖謀併吞奧國之初，明白關鍵在英國，所以在發動戰爭之前，就集中力量向英國宣傳，使英國不反對他，造成奧國的孤立，他於是一舉而敗奧國。

自此以後，宣傳更爲各國所重視。到上次大戰，參戰的國家在宣傳上等奇門勝，宣傳品號爲紙彈，其威力遠過於鋼彈，因爲鋼彈祇能毀敵人的肉體，而不能破敵人的意志，同時其使用的範圍亦僅能限於戰場，而紙彈則不但能沮擊敵人的鬥志，更可無遠弗屆。運用這種武器，最有效的首推英國，德軍事家符登道夫在戰後會說：「德國的失敗，不是武力的失敗，而是宣傳的失敗。」魯氏是軍人，這句話也許有遮罩之嫌，但也是實情。戰時德國不大注意宣傳，而英國則反是。某次德國士兵殺死了兩個法國前婦女，協約國便把這件事擴大開來，使敵人都相信德國人的殘暴，喚起人民前敵決心，非打倒德國自己不能生存。可是法國士兵也殘殺德國婦女時與登堡對峙薄的意見說：「這有什麼話講呢！德國人前次大戰，並沒有注意到宣傳的效能，而英法美則早已視宣傳與作戰一樣，集中力量去做，他們的宣傳工

作非常厲害，真是無微不至，無遠弗屆，我們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便常常收到他們的宣傳資料。至這回大戰各國宣傳的範圍更擴大，宣傳的技術和工具也日益精進；各國都已認識了這個武器（宣傳）的重要，是以宣傳戰與武力戰，經濟戰已成為現代戰爭中的主要部門了。中國人之注意宣傳運用，不得不首推本黨。翻才說過，革命政黨以宣傳為主要的武器，外國革命政黨如此，我們的黨亦復如此。總理在「中國之革命」一文中，認為革命的三種方法，第一是組織，第二是宣傳，第三是起義。因為要糾合同志，圖謀革命，所以不能不組織。因為要開揚主義，使民衆信仰我們，所以不能不宣傳。因為要變動人民，推翻滿清統治，所以不能不起義。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的時候，總理曾發表了一篇「黨員應從事實宣傳的奮鬥」的演辭，裏面有說：「要革命迅速成功，宣傳工作要占百分之九十，武力不過占百分之廿。一可見總理對宣傳的重視。在二十七年南岳會議中，總裁訓示我們：「宣傳重於作戰。一聽說在中日戰爭未爆發前，總裁到四川，他非常注意廣播電台，曾對人說：「將來中日發生戰爭，西南是抗戰的主要根據地，祇要在四川建立一個廣播電台，稱世界各國保持接觸，我們就可以抗戰到底，爭取勝利」這些地方，都可以見出本黨重視宣傳的一貫態度。但是究竟什麼叫宣傳呢？各國研究宣傳的人不知多少，所下的定義也很多，現在摘錄幾

種如左：

一 「宣傳是一種影響公共意見與行為的舉動，要使羣衆接受我們的意見以行動，而不作任何理由的追求的。」（巴律：「政治宣傳」Borlett Political Propaganda）

二 「宣傳是力量加在意見之上的現代工具。」（英國名教授卡爾）

三 「宣傳是提高一種正義或行動之協調計劃。」（大英百科全書）

四 「宣傳是一種有系統的企圖，運用授意來操縱人羣的態度，因而操縱他們的行動。」

（浦柏 Propb）

以上是比較要言不繁的宣傳定義，從這些定義中，使我們明白了宣傳的內涵和它的重要性，至於我個人的意見，須先對宣傳的科學研究與哲學研究下一番觀察後，再來提出。

## 一 宣傳之科學研究

科學的研究完全是純客觀的觀察，祇問是不是 to be，不應當不當 Ought to be 宣傳的科學研究，就是把宣傳當作一種客觀的事物來研究，找出它的規律。

大家都知道，宣傳是人與人間關係的產物，是一種彼此思想和感情的交通。人類有了社會關係才有宣傳，如果世界上祇有你或我一個人，便無所謂宣傳了。更具體地說，宣傳的對

象是人，宣傳者是人，被宣傳者也是人，而且是一羣人。所以研究宣傳，不能不研究人，不能不研究人的生理與心理，尤其不能不研究羣衆的心理。現在宣傳還沒有組織成一種科學，這個工作實在值得我們努力去做的。

宣傳是一種心理戰，而心理與生理有密切的關係而欲研究心理又不能不以研究生理爲輔助，符魯主義的心理學家如美國的瓦德遜，等人對這點更有新的主張，他們認爲不是先悲哀才有眼淚，而是先有眼淚才悲哀。蘇聯的心理學家巴夫洛夫花幾十年的光陰專門研究狗的心理，對於狗之刺激反應，有偉大的發明。但是狗與人究竟不盡同，對於狗的心理發明移於人類是否完全適用，便有問題。加以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適用於甲，未必能適用於乙。譬如催眠術牠的對象同是人，但有人可以被催眠，而有人就不能接受催眠。所以我們研究宣傳時，以他們對動物心理發明的規律作研究基礎則可，把他完全搬來對人類使用則尙不可。

至於心理研究，最進步者爲精神分析學（或解心術）、而精神分析學中和宣傳最有關係的，可說就是它對人性研究的貢獻。因爲研究政治最要緊的是要明白人性，而宣傳則是政治的一個重要部門。要研究人性，還是脫離不了科學，不以科學方法去研究是不會得其真相的。總理說過：「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國事就是政治，政治是人羣的心理現象，人羣心理怎樣，總理固沒有專著留給我們，不過一鱗半爪，

則多散見於各種遺教中。如他某次曾對戴季陶先生說：宣傳如教馬，馬與人本不同類的，但是可以教牠們得命令；到生死危急的時候，會出主人於險。教馬的大怎樣教法呢？最重要的不是使馬知道自己的意思，而是使自已知道馬的意思，和馬一起生活，練習他的生活習慣。這話真有意思。做宣傳工作必須瞭解這一個道理。要使自己的宣傳發生效力，便先要知道人的意思。

有一位朋友善於訓練金魚。他把紅、黃、黑三種金魚放在一個缸裏，要那三種金魚浮出水面，祇要把旗子在水面一揚便行。牠們有紅、黑、黃三色旗子，把紅旗在水面一揚，紅金魚便齊集水面，舉首向上，噉噉有聲，不會雜有一尾黃或黑色的金魚。揚黃旗黑旗的時候，結果也是一樣。據這位朋友說，事前訓練雖也要經過一個時間，但是手續並不複雜，他第一步先把紅黃黑三種魚分別養在三個缸裏，把魚餌研成粉末，到牠餓得最厲害的時候，拿旗子在水面一揚，水面要微風拂過，便起了微細的波動，金魚以為有食物來了，最初有一部份浮出水面，牠馬上撒下餌來，這樣訓練次數多了，日子久了，金魚便養成習慣，知道旗子一揚，便有食物下來，沒有旗子的影子，便任牠浮出水面也沒有東西吃。三種金魚都分別訓練好，使牠們成爲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慣之後，便把牠們集合在一個缸裏，於是紅旗一揚，紅金魚出現；黃旗一揚，黃金魚出現；黑旗一揚，黑金魚出現。這個故事和《總論說馬的訓練》一樣。

你要訓練金魚，主要的不是使金魚知道你的意思，而是要你知道金魚的意思。這位朋友便能把這點，他研究金魚的生理與心理，深深明白金魚的靈覺。從生理上說，金魚是一切生物生理上最強烈的本能。金魚是生物之一，自然不能逃過此例。根據心理學家的試驗，生物有刺激必有反應，當換子掠過水面時，顏色刺激金魚的眼睛，牠們的反應是浮出水面。浮出水面便有東西可食，試驗次數多了，牠們的反應便是想食。從心理上說，金魚是接受能力極薄弱的三種生物，如果你隨時給牠們吃，牠們不知道什麼叫秩序，必須經過上述訓練之後，然後才能養成守秩序的習慣。

這是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把這些原因歸納出來，便懂得宣傳需要以生理學與心理學為根據了。人是高級的生物，雖然和一般生物大有不同，但是道理一樣可以適用。我們從事宣傳工作，不可以不明白對方的心理，不但要明白個人的心理，尤其要明白羣衆的心理。關於羣衆心理的研究，我們不能不相當佩服希特拉，希特拉的善惡不必說，因為科學的研究是祇問真假，不管善惡的，他實在很懂得羣衆心理在宣傳中的重要，與宣傳為現代戰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門。他認為羣衆是低能的，理性很淪弱的。願羣衆宣傳，不是理性的分析，而是簡單，利溥的，不問是非的感觸煽動。我們試細心觀察羣衆體是善忘的，浮動的，對一切事物都缺乏深入的觀察分析與理解。對人是常常驚之欲其生，感之欲其死。當耶穌在被釘前時，

聽入耶路撒冷，蓋衆把衣服和樹枝鋪在路上，夾道跪迎，把他當作神聖一般。當時耶穌便唱和唱然說：「現在歡迎的是你們，將來置釘我在十字架的也是你們啊。」過了幾天，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果然大聲囑咐釘死他的還是以前歡迎他的這一批羣衆。希特拉便懂得這種羣衆心理。所以在戰前和戰爭之初，能夠使全國如醉如狂，歾身戰爭，可是這種做法對不對，能不能持久，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在科學的研究中除了人類的生理心理和羣衆心理之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就是宣傳的機構與工具。人類所以有力量，要靠組織來表達，要賴工具去發揮。沒有機構與工具，力量便很小，很散漫。上次大戰，各國都有宣傳的機構，但是還不夠嚴密。這次大戰便不同了。大家都用很大力量從事宣傳，務求鞏固并增加其本身的力量，同時要孤立并削弱敵人的力量。在工具方面，上次大戰的有力工具不過是傳單，標語，圖畫，報章，雜誌。利用飛機到敵國上空散布以打擊敵人的鬥志，這次大戰則除上述工具外，更進而利用廣播。廣播是無遠不屆，無孔不入的，祇要有收音機的地方，便是它的力量所到的地方，德國對機構與工具的運用非常高明，的確收到不少效果。他們的宣傳，在表面上看似乎支離破碎，互相矛盾；在甲地講這一套，在乙地又講另一套，在今天講這一套，在明天又講那一套。其實它是有所針對，有企圖的，因為他們重視神經戰，拿廣播去擾亂敵人的神經，使敵人手忙脚亂，不知所措。

英美方面也不示弱，利用世界上各種方言，在一天二十四小時內，不停的廣播宣傳。雙方極其聚精會神，勾心鬥角之效。關於宣傳之規模與工具，將來戰後，必更大大應用於世界。總而言之無論宗教心理也好，對懺悔也好，對工具也好，都離不開科學的應用，都少不了科學的研究。沒有科學的基礎，是不容易在宣傳戰上取得最後的勝利的。

### 宣傳之哲學研究

科學的研究與哲學的研究不同，前者注重觀察，後者注重判斷，前者是局部的後者是全面的，前者疑問是著，後者并問當否。談到宣傳的哲學研究，這裏問題便很多，譬如就人性一點來說，從哲學研究便有很多不同的結論。

大家都知道，就人性論到目前還不易得到科學的一致的結論，在中國來說，對於人性的主張，有性善說，性惡說，與性善惡混說諸種。我們對於人性的研究一方面注意科學的根據，另一方面更不可忽略哲學的判斷。國父遺教告訴我們，從進化論的眼光來說人性，人性是從歐羅巴進化來的。時至今日，人類雖已進入了八段階段，但各人修養不同，進展長因而有異，有人完全進到人性的境界，有人還停留在人性與獸性之間，有人表面似已到了人性的階段，但不知不覺中仍不免有獸性的流露，有人不特完全做到人性，而且全部達到神性的境地，

這是進化的人性觀，把握了這點，則性善性惡性善惡混，千餘年來的聚訟不休，實都是無意義之事。

根據遺教的指示，我們認為還是孟子的主張是對的，一般人總認為孟子就主張人性完全是善的，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孟子祇主張性向善論而已，何以見得？孟子說過：「人性之向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水無有不下，人無有不善」。非常明顯的，所謂水無有不下，就是水無有不向下。除非你施以外力，才能使他轉變方向，所謂「激水而過於楗」，不「激」它那裏能夠過于楗；人性也是一樣，本來是向善的，所以有人日趨下流，這大多是外力使然。細揣孟子本意，他就是確認人性有向善的性能，向善的趨勢，並不是說人一生下來都是善人君子，如果沒有這個可能，人性根本就不會善。種瓜才能得瓜，種豆才能得豆，未嘗聞有種豆得瓜，種瓜得豆者。你可以教任何人懂得三民主義，但不能教牛馬理解三民主義，便是最顯明的例證。孟子又說：「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這個「端」便是可能性，便是趨向，有了這個可能性和趨向，人才會懂得仁，義，禮，智，并不是說人一生下來就是仁，義，禮，智的。至于人能否仁，義，禮，智，就要看他是否能珍惜這個「端」，發揮這個「端」來決定。所以孟子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這種說法，和進化的人性論相吻合，人性是向善的，善

固無止境，「向」就走之不盡，人類有向善之性，所以日進無疆由獸性而人性，由人性而神性，超凡入聖都由此。根據這一觀點，所以我們的信仰和納粹便大大不同了。總理對宇宙社會的觀察認為宇宙是有目的的，不是無目的的。他說：「將來世界進化的目的就是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說：「爾志得成，在地若天。」我們也承認人性是善忘的，沒有多大的理性，可是我們都不能利用羣衆善忘，沒有多大理性，而勸人幹不合理性之事，企圖達到自己的野心，私慾。彼此對羣衆心理的科學研究，其結論固是一樣，但是出於哲學的判斷不同，所以行為便兩樣了，這是三民主義者和納粹主義者不同之點。

再詳細點說，總理認為人性最強烈的便是求生慾望。這是他的社會史觀的基礎，也是他的全部學說的中心，人類社會以求生存為中心，可是求生并不始自人類，而實起自原始的動物，大家都會承認，世界上沒有一個生物不求生存的。但是我們再分析，求生存有幾種重要的事呢？總理提出兩個字：就是「保」和「養」。保是自衛，養是覓食。本人曾引伸總理的說法，以為凡是生物必有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三大本能，就是傳種，自衛，覓食。傳種是蕃殖後代，是種族的「保」，人固然是男大思婚，女大思嫁，一般生物到了交配期也自然會找尋對象。自衛是保衛自己是個體的「保」。一切生物都自然會自保的。最低級生物如章履虫，當它遭受外力壓迫的時候，不能抵抗，也會發生逃避的反應。覓食是養活自己，

凡是生物，必賴物質供給，否則不能存在。所謂人性三日不食則餓，七日不食則死，人類如此，一般生物亦然。這三種本能都是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的，是人性也是獸性，無善，無惡不學而能，這是生物哲學研究的結果。爲什麼我要說出這三大本能？因爲三民主義的成立，是首先從人類實生活中找出問題，然後想以當然的道理來解決必然的問題，才讓方告成立的。三民主義者先認識人類進化至目前，離不了這三大問題就是民族民權民生。因爲要保在種族，所以有民族問題；因爲要保衛自己所以有民權問題，因爲要使大家都衣食住行物質生活之充足，所以有民生問題。這三大問題是人性也是生物適性，不過人類生活不單普通生物這般簡單罷了。譬如獸類也想保種，自衛，覓食，可是他們的保種，自衛，覓食，是純任自然的，沒有人性參加其間，所謂終生由之而不知其遺者。但是人類的保種，自衛，覓食，則是有人性參加在內的。人類有自覺心，要追尋生活的意義與價值，人性的發展，在乎靈魂或心靈的作用，這是獸類所沒有而爲人類所獨具的，這種說法并不虛妄如探討人性的起源，就歐從這裏起。靈魂到底怎樣我們還不知道，然而這種作用是不能否認的，我們所言「靈魂」，「心」，「精神」實是同一東西，雖然名詞不同，而實質并無異致。每個人都有心，宣傳者有此心，被宣傳者也有此心。宣傳即以此心作對象，所以總總說：「革命者的地位在人類方寸之間」。

心的作用是怎樣的呢？有兩分法和三分法。照兩分法是分爲感覺和感應兩種作用依三分法是分爲知情意三種作用。我們且拿最通用的三分法來說明，凡人都很容易明白。譬如桌子上這一個杯子，我知道他是玻璃杯，透明無色，有多大，拿什麼東西做成，這是知的作用。這個杯子很美觀，我喜愛他，這是情的作用。這個杯子我要好好的使用，不好隨便碰破這是意的作用。我們的精神生活，任何已發未發的心理作用，都可以歸納到這三種也可以說任何人都少不了這三種作用，雖有偏輕偏重之別，但從不能缺少，大家可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每天過的都是這三種生活，以我個人的經驗，覺得沒有缺其中任何的一件，而且體驗出自己情意的生活實還比理知的生活爲多。禽獸與人類同樣有保種，自衛，覓食三種本能，然而兩者程度高下有別，繁簡不同，其不同之處就在乎人類有知情意的複雜，微妙，高上的精神作用，人類靠了這三種作用，才造成五花八門的社會，才使自己脫離獸性，進入人性，更進而進入神聖的境地，現在人類還沒有做到完全人性的境地，不過天天在進步中則是一種事實，如何使人類達到純人性的境地，就有賴於教育的陶冶，到了將來，進化到人類的知，都是真理，不是錯覺，情都是善情，不是惡情；意都是好意，不是壞意。那個時候，人類便達到純人性的境地了。

研究這種人類心理的情形在宣傳上實最重要。拿個比方說，人心之祕奧有如電氣，電

的性能種人心的熱情意很有相似，電有光，熱，力三種作用，可以大放光明，可以使溫度改變，可以使機械轉動。宣傳者與受宣傳者，便等於發電者與受電者，人心之知的作用等於電的光，可以使道理清清楚楚，編在我們叫話，人心之情的作用等於電的熱，富有爆發力，可以使使人陶陶如醉可以使人興奮若狂，人心之意的作用等於電的力，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志之所向，無往無前，猶之一具強有力的發電機，可以發生絕大的力量推動事物，福煦將軍在第二次大戰時，對士兵發表演說，他祇厲聲疾呼一句：「敵人不能過來」；這一句話便完全操縱了士兵羣衆的情緒，拿破崙也具有這個魔力，他說：「法國字典中沒有一『離』字，祇有『愚』人字與『中』之，這種煽動的詞句所發生的力量很大，法國民衆相信他這句話，都願意跟着他走，所以他才能攻克戰勝，不過我們要留意，光，熱，力三者作用不同，收效亦各異，我們用光，用熱，抑用力，要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不同。黑暗之處需要光，寒冷之處需要熱，疲憊之處需要力，宣傳也是一樣，人心亦有明暗，冷熱，強弱之分，如果不針對時間，空間，與對象的需要，隨便講話，那不特不能收效，而且會發生相反的作用的，至於如何運用，那就誠如馬克思所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 宣傳原則的確立

我們對於宣傳在哲學的研究既如上述，所以對於宣傳的理論也就和別人不同，在納粹的觀點，宣傳不過是一種欺騙，他們認為羣衆是善忘的，缺乏理解力的，可以以欺騙的方式去煽動起來，我們就不然，我們認為國家以人民爲本，一個人已經重要，一羣人更加重要，所以政府的一切都是要爲着人民，我們的三民主義和一切，無不爲人民着想，其目的是要造成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的合理生活方式的國家，絕不圖於納粹思想，專門利用羣衆的弱點，欺騙羣衆使其國人過不合理的生活，因此總理說：「宣傳即是感化」。總裁也謂：「宣傳就是教育」。宣傳既是一種感化，一種教育，當然要有真實的道理，同時也要靠以真摯的情感去運用，真誠的意志去推行。總之，本黨之於宣傳是要以道馭術，即是以道爲體，以術爲用；以人道爲體，以科學研究爲用，根據這一觀點，我認爲本黨宣傳的理論應有三個原則：

第一是把自己所懷抱的真意告訴人家，宣傳的運用方法雖然很多，但總不能離一個「誠」字，說什麼話，怎麼說法，才爲有效，當然因人，因時，因地，因事，因物而異，但總須實以一個「誠」字，美國的偉人林肯曾說：「你能够欺騙一個人，不能欺騙人家到永久，你能够欺騙一個人於永久，不能欺騙天下人於永久」，所謂「事實勝於雄辯」，也是這個意思。這是我們從事宣傳工作的第一個信條。天下絕沒有一個人願意受騙的，因之我們宣傳要

絕不能騙人，如果我的真意此時不便說出則只好緘默不言。

第二是把自己所信仰的真理告訴人家。宣傳不能不以真理為依據。希特勒對民衆心理，對宣傳技術固有深刻的了解，同時他的宣傳機關，人材，技術都比人家優越。但是他到底要失敗就因他離開了真理，背叛了真理，專在人類心理的弱點上去賣弄權術。如他把世界民族分爲幾等，以日耳曼人爲優等，其餘的都是二等三等的低劣民族，都應該受日耳曼人的支配統治，這種說法雖可以暫時滿足德國人民的自傲心，發生暫時的麻醉與興奮，但是與真理違反，不但德國以外的民族不相信，德國人民現在也開始不相信他了。這便是知「用」而不知「體」，知「術」而不知「道」。我們是革命黨，我們的宣傳應該建立在真理之上，總理說得好：「革命黨何所恃以自存？金錢乎？武力乎？非也，真理，主義與道德而已」。我們並不是不用金錢和武力，乃是不以金錢武力爲吾人信仰寄托之所在。至於真理的誰屬，可以比較出來，人家的道理怎樣，我們的道理怎樣，可以訴之於事實，可以訴之於人類的良心與理性。

第三是把它所知道的真事告訴人家。我們從事宣傳的，不但要把自己的真意樹立，不但要以真理做依據；同時還要把事物的真相告人家，自己還不知道的，不要亂說。世界上的事情常常壞於一知半解者之手，須知羣衆比較少理性固是事實，但他們絕對不是完全沒有理性的，羣衆缺乏理性，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如果，誤認羣衆爲毫無理性，可以隨意玩弄，

祇能麻醉人民於一時，不能欺騙人民於永久，到人民知道了你是騙他們的時，你的社會信用便完全破產，什麼建設都不能做的了。

宣傳有其分際，我們並不是主張要絕對的百分之百的折扣的把真意真事告訴人家，有時因為時間或空間所不許可，或因民族國家利益會因而受到損失時，我們就不能毫無隱諱的把真事真意告訴人家，處那種情勢之下，便不說好了，不說無礙於誠實切不要隱匿捏造，胡言亂語想可以騙人。

總之，站在本黨的主義上說，總理遺教和總義言論所指示我們的，宣傳應依據上述三個原則，把真意告訴人家，把真理告訴人家，把真事告訴人家，這三個條件崩替之便是要「誠」要「優」要「通」，至於如何活用，那也就如剛才所說的「存乎一心」了。

### 五 宣傳者的修養

最後再說一說宣傳者的修養。

人生是一個戰場，宣傳便是主要的政治鬥爭技術之一，沒有這個技術修養，便不能於政治上得到勝利，尤其是革命黨的黨員，不可不識革命的宣傳技術，那末怎樣才能做到呢？

第一在知識方面，他應該對各種知識都有基礎，應該深切理解本黨的主義，政綱，政策，能夠和有學問的人談得頭頭是道。

第二在情感上，他應該對人類有誠摯熱烈的情感，要有一種不可抗拒的熱力，要富於同情心，隨時隨地尊重民衆，不要看不起民衆，視民衆爲蠢物去愚弄他們，更不要視民衆如敵人，天天和他們爲難，我們革命是以愛爲出發點，不是以恨爲出發點，要愛人以德；我們的根據是真理，主義與道德；我們的後盾是人民。

第三在意志上，也應該經過堅強的磨鍊，大家要知道，宣傳者絕對不是賣膏藥，玩把戲，宣傳是一種心理地盤上的戰鬥，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宣傳者與聽衆精神常相聯合，宣傳者以其主張傳之於羣衆，而要求其聽從。必須宣傳者自己先有堅強的自信，如果自己沒有堅強的意志是絕不能負起宣傳戰的責任的，孔子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所謂：「不撓撓，不自逃，不以一毫挫於人」，這便是堅強的意志使然，怎樣才能達到這個境地？便要如孟子所說善養其浩然之氣要「不怕等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至於能「動心忍性」，就差不多成功了。



6KBC  
IG  
E241.1  
3